耆舊續聞一引
示兒編
梁溪漫志三
坦齋通編十一叶
貴耳集中 以

宜頂格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元城語録三卷附行録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城語録三卷宋馬永卿編永卿字大年揚州人流寓鉛山據廣信府志知其嘗登大觀三年進士據所作嬾眞子知嘗官江都丞淅川令夏縣令又稱嘗官關中則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劉安世與蘇軾同北歸大觀中寄居永城永卿方爲主簿受學於安世因撰集其語爲此書安世之學出於司馬光故多有光之遺說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則篤信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耆旧續聞一引
示兒編
梁溪漫志三

之亦足見君子之交不爲苟同矣其中藝祖製薰籠一事周必大玉堂襍記謂其以元豐後之官制加之藝祖之時失於附會然安世非妄語者或記憶偶未確耳李心傳道命録又論其記程子諫折柳事爲虛謂程子除說書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四月上旬非發生之時云云然四月上旬與三月相去幾何執此以斷必無方春萬物發生不可戕折之語則強辨非正理矣安世風裁嶽嶽氣節震動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録於王安石呂

宜頂格

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録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録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録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録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然道命録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仲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安世之人品世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衛道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邢恕豈非但有朋黨之見絕無是非之心者歟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衆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於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並存之庶讀者知安世之行益知證安世之言焉至語錄之中時有似涉於禪者此在程門高第游楊呂謝之徒朱子亦譏其有此弊是不必獨爲安世責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矣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耆舊續聞一 引
示兒編
梁溪漫志三

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輕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
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衛道
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
邢恕豈非但有朋黨之見絕無是非之心者歟要
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
衆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
於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並存
[illegible]
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然
讀之故朱子亦議其有此弊是不必爲安世責

宜項格寫

元城先生語録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録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小宗圖書館藏

原本此序在上序後半頁

俱宜頂格寫

本 此幸字

元城先生語録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樅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寶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語（為）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本）年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為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

少人過從貿者少年初仕宦肯来相從願他日無
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
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闓爽每見客無寒暑無
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
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
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徃来數見之退
必䟽其語令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字然自立
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
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絶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
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
昏之暇輙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
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
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
序

卷之上居次行

元城先生語録目録卷之上

鄉里第一　獻書第二
治書第三　學問第四
新法第五　釋氏第六
東坡第七　金陵第八
行己第九　淮南第十
進言第十一　飲酒第十二
西來第十三　雅謔第十四
變法第十五　唐史第十六

茶儉第十七　任相第十八
薰籠第十九　讀書第二十

目錄卷之中

諫兵第二十一　霍光第二十二
神武第二十三　三代第二十四
人材第二十五　春秋第二十六
西漢第二十七　佛書第二十八
賢主第二十九　公孫弘弘第三十
遺令第三十一　名相第三十二
居洛第三十三　取國第三十四
卜世第三十五　求教第三十六
詐僞第三十七　論詩第三十八
人品第三十九　酷吏第四十
用兵第四十一　圍棊第四十二

目錄卷之下

官制第四十三　夏至第四十四
左氏第四十五　殿試第四十六
諸老第四十七　作史第四十八

六經第四十九　事君第五十
玉堂第五十一　高帝第五十二
褒貶第五十三　論易第五十四
子弟第五十五　北歸第五十六
歷法第五十七　甘露第五十八
魏徵第五十九　宰相第六十
老人第六十一　談易第六十二

元城先生語錄目錄卷之下終

元城先生語錄卷之上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未赴任時先生[illegible]學居於高郵[illegible]登科[illegible]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illegible]

愛日齋叢鈔一則

瑕案愛日齋叢鈔一云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至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於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鞏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

六經第四十九　事君第五十
玉堂第五十一　高帝第五十二
褒貶第五十三　論易第五十四
子第五十五　北歸第五十六
曆法第五十七　甘露第五十八
魏徵第五十九　宰相第六十
老人第六十一　談易第六十二

元城先生語録目録卷之下終

象日齋叢鈔一引

元城先生語録卷之上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革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来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丞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又曰此公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

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
俸禄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
道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
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
初出塲屋行己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
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
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
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
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之尚書是也僕
曰其畧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曰若稽古字往往
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
此非金陵説乎非但金陵之説非而孔氏之説亦非也
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尚書序
也舊與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
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為粤若稽古
粤若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
氏以若為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

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
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
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
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
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
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
遠矣僕又曰粤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
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曰
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

琨案三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十二引操作粗
朴 言行錄作樸
言行錄爾上有者字
與夫 言行錄作而

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爲一句
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
行與老先生畧同先生呼温公則曰老先生呼荊公則
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
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
主所以不信與夫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
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
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退而檢朱雲傳華

弘言行錄作洪
主字据言行錄增

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夫下其事問公卿衡對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素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本朝何哉且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剖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以不要人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

路甚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其人輒趍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乘此徑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年而㹃偉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爲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以治生靈爲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

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爲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説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爲儒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爲法也謂之有爲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太盛則不獨爲吾儒病亦爲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爲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

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款曲故暇日多談禪某嘗

琙宗漁隱叢話後集二十六引
高曠作邁峻

三朝名臣言行錄十二引
懼作畏
言行錄无老字

惠士大夫多以此事爲戲且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言行錄无等字
生曰二字宜直下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

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煙瘴之地唯絕嗜慾皆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在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

三朝名臣言行錄七引作或為監司

言行錄七無老字

此條原注

○璵案道命録一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　又案道山清話亦載此事

此條原注

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爲即言之若太迫蹙闢閉或一旦決裂衣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嘆息久之（老儒即伊川先生程頤字正叔）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内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胃寒必疾故藉酒酷烈（列）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氷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南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効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避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

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若此人能絶酒色兩事雖
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請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
爾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話大
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謂之禪爾
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畧聞之乎僕對曰見
相識中愛理會栢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先
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夫子不荅是也且
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荅然向上老和尚好玩弄
人故以不荅荅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
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
梁敝矣人皆認着色相至於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
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着色相則佛法有可滅
之理達磨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
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
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
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
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
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

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爲儒者不可只談佛法蓋爲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未嘗與人言者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謾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爲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珽案漁隱作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

珽案漁隱後集二十六引爲作謂

珽案漁隱後集二十五引敝作弊

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毎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歳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身當

珽案漁隱後集以身作以一身上意作上心仁廟作前朝

珽案吹劍録云韓文公荊公皆好孟子皆好辨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辨文豹謂三人均之爲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荊公好以私意勝

珽案漁隱作行己無少許點涴言者

之以激切奮(舊)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内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祗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涴)語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珽案漁隱作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珽案漁隱作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

事武可以生死禍福恐得之回（珽案漁隱作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珽案漁隱得君上有故字已志作己意）必面析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珽案漁隱作伏辨）乃已及元豊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昌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終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客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為戒不可以為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

有末二字宜直下

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㒺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心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爲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今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遠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一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

瑄案當作二十來年

一刻本亦作十瑄

閣本作十

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敵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爲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者無不爲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人主之去宰相心積怨（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總覺怒心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檢唐書

傳本傳

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元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韓休為相明皇嘗引鑑黙黙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黙然不應

斑案困學紀聞十五云元城語録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先生嘗曰太祖即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

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薰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爲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有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獨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令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爲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爲得策其後以爲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爲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爲患又言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徒爲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珽按五朝名臣言行錄四引有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至世字）

（珽按言行錄作當時）

（珽按言行錄作好為詩賦）

（珽案言行錄有也字）

元城先生語録卷之上終

元城先生語録卷之中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開談以爲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稿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畧以謂中國與戎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髙其墻垣威其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数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歳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髙其墻垣則平

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
用兵也今乃不用是富者愛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閙
延入而與之慱若勝焉則所得者皆微細卉賤之物不
足爲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物
皆貧家所有矣又況慱奕者貧人日用爲之乃所工也
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慱但無路尒
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
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
入官府處則爲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脅勢
以陵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
勝負繫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況
邊隅無隙而已爲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中所謂
先下拳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
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
是好事然慱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
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
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發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

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藩王入繼必
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
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
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
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
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德宗憲宗時來瑱于頔最先
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無術治
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又直可笑

字與二字宜直下

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王承宗承宗
捉不得却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
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
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
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
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
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
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
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

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籍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即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

三百二　治平元年六月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

三百三十二　元豐六年正月　碎玉輅

三百廿五　款　戲子　元豐五年四月

三百廿二　款　元豐五年正月

二百十五　熙寧三年九月壬子李清臣李承之並充檢正公事曽布戸房清臣吏房承之刑房

三百十一　熙寧三年五月癸卯上批近以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李大臨蘇頌累格詔命不下　○　韓璀劉安世語録云章衡草定制誤也衡八年十二月乃修注　○　宋敏求

一百廿　景祐四年七月　始范諷責授

一百四十　慶厯三年三月乙酉　呂夷簡辭疾

一百五十一　慶厯四年十月庚戌中書門奏若臣僚該官給葬而家不願者聽（注）定勅葬乃八月甲辰日今依本書

天聖八年正月辛巳作三聖宮於永安县以嵓言王山仙[illegible]名曰凤臺

四百四　元祐二年八月癸卯詔文彥博呂公著上殿不拜

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

我太祖自冐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奇偉

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畀十金之産尚欲與其子況

天下之冨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爲生靈而來旣了

此一大事即晚然而歸不復爲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　脱

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

丁亥歲生後太宗生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定天

下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懇也僕

生於二字宜直下

旦字宜寫正

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爲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啗之欲絶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醞造一件大事點汚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自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

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汚衊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令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

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寡相多論言官令搜尋擬合事節汙衊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皆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爲之也公穀皆解正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

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己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爲之多失於穿鑿以爲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爲作怪至於以謂左氏者非左丘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人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

澠隱後集一引不作下
餘師錄二引不作下

珽案餘師錄注案唐山歌在樂府中誠爲高古然與三百篇豈可同日而語至謂竹竿載馳方之陋矣論似過當

想見啖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爲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不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典王之初人材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

下原訛不據珽案澠隱後集一及餘師錄二引改

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
亦後世不及也　珽案漁隱作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
者當知其意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
袄幻不若不看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五難
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言其性也先
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令衆生於我生身
心獲十四種無量功德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
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
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
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
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聽
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
無畏力則雖被拘執而吾觀德反入而枷鎖不能為害
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
歸宗又入牢獄若此入者刑殺枷鎖所不能害也先生
又曰吾友可以此理諭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
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嚬呻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

珽案漁隱後集十九引郡作羣無令字

珽案漁隱宮官作後宮張上有是時二字

珽案漁隱價作值易作買

珽案漁隱作時因同列有求於上有司被旨和市

死蓄商沒官珎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

令郡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并珎珠赴京師

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閱之且命取所估珎珠上與（珽案漁隱作閱之）

宮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珽案漁隱宮官作後宮珍異作珠）（珽案漁隱作有欲得之色）

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

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踴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珽案漁隱踴作湧）

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珎珠爲首（珽案漁隱作內殿）

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

紛的都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珽案漁隱都作更）

珽案漁隱作遽起易之上乃大悅

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珎珠價大減（珽案漁隱使作令枝作朶戴作帶）（珽案漁隱作珠價）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弘）

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

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

失侯者百六人寳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侯）（弘）

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

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令一言不中意

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

琎案貴耳集中引平生作平日

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其言此二事以爲得大臣之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書堂老先生曰昨夕有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琎案貴耳集作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毋妄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琎案貴耳集引作此子孫自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區

琎案貴耳集云姦雄雖死亦有術也

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瑗案貴耳集臥下無枕字）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瑗案貴耳集作酖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原本此兩字模糊據文淵閣本補）

（瑗案五朝名臣言行錄二引有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十一字）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聞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

（瑗案言行錄有所以二字）

（瑗案言行錄無丞字）

令異制方令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奉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敕掾吏紫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此最為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欲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琎按言行錄作二十三事

琎案言行錄作奏故事

琎案言行錄吏作史

琎案言行錄為作得

琎案言行錄有相字

琎案錦繡萬花谷前集十引喜作擅 言行錄作喜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某從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蔽也獨樂園丁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園丁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丁呂直得錢十千負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漁隱後集二十二引作晉唐 丁字皆作子

琎案原作唐晉據漁隱後集二十二改

敝

琎案漁隱園丁作園子下同

琎案漁隱負作肩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

沉粹誤應作沈○閣本沈

瑕案能改齋漫錄十三引作參辰

瑕案漫錄云予按仁宗時韓魏公奏并州宜立軍名立戟置鼓角胡文公宿武平上言以為宋主辰晉主參參辰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于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其言絕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

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頗老夫不復見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之曰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也且九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

陰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之

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曰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今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且六經之中絕無

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
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
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
可已矣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
此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
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
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
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
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群臣凡心
中所欲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
之誠故能如此

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
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
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
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
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
切含糊不見醜惟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
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

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恙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責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惟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也往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苟以謂視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尚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之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

困學紀聞三十葉

鄭箋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珽案困學紀聞三引云篇首多雨其無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illegible][illegible]傳會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早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

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狠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荖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輙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

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并貸杜周此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旣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産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日大喜謂其兄旦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

賓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碁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慵慵爾先生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先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碁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見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遍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元城先生語錄卷之中終

正月廿六燈下校是夜大風

元城先生語錄卷之下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荊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大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

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部四封秩纔六百石爾且漢制萬户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令刺史之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强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

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生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物禁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

生字疑是至字之誤原
寺攆閉之 閣本作至

野客叢書引

野客作皇孫　條查

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逐專齊國後
二年楚滅陳自己酉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
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
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
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
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
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
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旣皆有數而
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

琎案野客叢書一引元城先生云云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名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顔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己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時雨二字宜直下

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不
言若不知命尚不可爲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
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廢壞賞罰無章
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
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夏
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也君
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輔佐肅殺
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
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惟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爲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欲請之也亦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既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邪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而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爲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溫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讐受賞於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

乘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文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至襄王時以河南賜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爲地至小然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美之事而左氏乃反稱之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與僕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亦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諂

班案又見高齋漫錄一

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
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
之黨爲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
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
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以來應亦有得有失
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其材智名聲君子
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
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
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爲我用則其運

班案庶學老學叢談下引來應作來試下同

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爲廷尉卒吏見謂不習事不主曹
乃之北地視畜牧耳及爲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爲
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爲治禮
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
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
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宣帝
以少年在民間鬬雞走馬日游二輔而當時賢人與民
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爲漢賢主必有
大過人者故爲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

右權臣倖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傳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讎内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因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群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群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爲正

珽案餘師録二引作其詞簡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𡚁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

珽案餘師録冗長作文冗

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

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傚令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敖字耳若謂天子無敖諸侯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俗子知恐生謗議爾

斑案懶眞子録一此是陳師黯語又案野客叢書四引云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敖逸游則於今本敖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

斑案蘅老學子叢說上引云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見學無止法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為又須知君之所能為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

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
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無師
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疎矣且能聽疎臣之言以逐親
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
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
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
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即位
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爲大傅知太子仁柔
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
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間）所以輔之者
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鼂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
敢（取）當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
不爲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蘊冲之道
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
矣

翰苑遺事引
漁隱後集三十五引
璭案萬花谷前集十一未引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
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

璭案漁隱後集三十五引常作嘗

容齋五筆四六

琎案漁隱後集三十五及萬花谷前集十一引並作乞摘上兩字翰苑遺事引乞摘去二字兩名字宜直下

堂之廬（英廟諱）（正字玘）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
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黄門故曰久汙
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豊中有翰林學士
上言乞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琎案漁隱後集三十五作乞摘上兩字翰苑遺事引與原本同）
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琎案原脫僕退二字據漁隱及遺事增）
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官者廬或在黄門時李尋待
詔黄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
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廬師古曰玉
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

嘗上䟽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
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宫館也未央宫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琎案原脫虎字據漁隱及遺事增）
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乃武帝所
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琎案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此也）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宫立東闕
北闕前殿武庫大倉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兇兇
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曰天下
方未定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

羆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僕怗蕭何如
此乃吟一絶云創業艱難尚爾爲太平奢侈可前知欲
令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因擧此詩先生笑
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
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
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
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安)宮殿未成寄治
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
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

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從都長
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
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
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
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
聞未廣而淺(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
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珽案餘師錄二引作時孔子)又齊景公晏
子(珽案餘師錄晏子上有與字)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珽案餘師錄作年方)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

歷聘諸國十四年而只數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斑案餘師録作六十八歳）
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
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斑案餘師録述作作）始可爲後世法（斑案餘師録作萬世法）
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决之滔滔汨汨直至於海
其源深也（斑案餘師録作矣）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斑案餘師録流作盈）終不能有所至者
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眞孔子之所作乎
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
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

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
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
二十二年當穆姜爲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
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
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
先生嘗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九引作仕作政書

救之二字据言行錄增

言行錄及漁隱並作此事

言行錄崇作昌

許

豊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
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
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
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
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
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時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
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
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訟之是益其怒也且

言行錄無文学二字

義 漁隱作議 言行錄作義

琨案見賴真子錄一引作一日漁隱後集二十引作三日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
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時急救之故
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
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
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
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
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鄭公使
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

乎字据言行錄及漁隱增

琨案漁隱作但一時急欲救之

（斑案漁隱國家作國主）

（斑案漁隱作遂罷兵）

（斑案漁隱作蓋出於此又案攷古編十云富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予嘗辨之）

（野客叢書十五）

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
（斑案漁隱享作獲）
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
兵三人皆嘆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
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
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
（斑案漁隱作又曰）
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
（斑案漁隱爾作耳）
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畧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
（斑案漁隱作上疏）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
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先生與僕論曆法嘗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
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
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
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
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
曆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
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群臣既誅諸
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
帝見于高廟且己酉辛亥相去三日已隔一年則知閏

（麻）（麻）（麻）（麻）

（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

（漢五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

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
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
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
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
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
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
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某
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

嬾真三此作死
救死下有者字

死原作此据
琌棠嬾眞子錄三改

官字下脫一官字

[redacted]

大於死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
其禍未必至此乃以死逼人而疎畧如此宜其敗也易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
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
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碩彼宦官
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
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
作爲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
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難

嬪真子錄一作

嬪真 作

珽案當從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璘嬪真子錄一亦誤叔珪

行之惟難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冊(帝)仆所為碑停叔玉昏頑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頼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為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蓍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珽案野客叢書四引云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籍作藉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載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懲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常袞為相時大曆(麻)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七月己巳綰薨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名望如此藉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綰袞齊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罷)故物議之如此至目為黯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為不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僕曰已嘗考之

不能解先生曰老夫能言之因取左氏史記幷紙筆於
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秘之
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於後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
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
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
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冬十一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

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
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
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
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字
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註云下亥上
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
身傍則當如此寫其左立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
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
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令

通七十四年以袁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

示兒編二十三引作三人爲身 查左傳非

斑案立當從示兒編二十三引作豎與左傳注合

斑案示兒編作收

斑案孔穎達疏云案字書古文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有二六之體異於

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

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期三百六有六旬有六日同義（琨案示兒編謂之旬者以下四十四字作謂其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也）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又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爲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爲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爲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楊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正坤元亨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

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則令卦辭上下二
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
屬十篇班固以爲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
三聖矣先生又曰令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
司馬遷傳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
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則亦恐大傳之言也
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言
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則凡一卦之中所載之

大皆其辭也以繫辭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此後人失
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
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
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興有廢
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欽以
直内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内又云能説諸心能研諸
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
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
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

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佑置之下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故魏公存之不論

元城先生語錄卷之下終

正月廿七雨窗校

洛

附元城先生行錄

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從學於溫公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栝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

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
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
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
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
其樂無窮恁生也動安世不得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
遊舊矣溫公曰非矣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
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擢右正言是時
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
弟未嘗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
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
上猶習故態歷號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
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
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
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
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
始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即論奏

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
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爲
齒髪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儌倖復用擅
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禄卿分
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大輕未厭輿
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
貴近公復言蔡確黄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豊之末
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
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
嗣位皆賴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
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
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顧乳母于媪以謂無
有詰其故因言内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
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内東門司開封
府録實預其事公與府録有契因悦閭閻之呑如所聞

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大
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
可為寒心且世俗聞粗有百金之産猶知愛其子孫以
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大聖憂勤積
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
無窮之計乎若陛賓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
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説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
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
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顧乳母者為劉氏也后怒而撻

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温公既薨之後荆公之徒多
為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
臣多首鼠兩端為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
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
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人鄧温伯為翰林承旨
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温伯熙寧中王安石呂
惠卿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為
之草制稱其有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

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前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傾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讎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相日盖知其

後心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極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藍舁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旣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奏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顧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雖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

世稱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俟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也

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慇懃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

朝廷不貸其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内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下屢造此禍而不克故令使者迂往雷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内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

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
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毋惟其疾之
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
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
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
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
日接士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
已未嘗傾側靠倚毎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
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

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相傳安世終身
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
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爲甚易耳孟
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
爲之理耳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爲
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
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

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爲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爲人之所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興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

胡理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在洺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意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畫膝上教理曰題云某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呂舍人曰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

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馮當
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
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每事之
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請
事理無不允當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
力

先生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
德脩業惟日不足而何云遣乎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
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
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
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
不燼惟玉搢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
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及公歿者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
薰劑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
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
不可及也

巳未二月上旬徐紹乾復校一過

咸豐九年正月廿七夜雨校畢 心耘

[illegible]錄終

共計二万七千五百十字

徐紹乾咸豐丁巳科試元和縣學生見三

芭諸生請

東京圖書館藏

附元城先生行録終

己未二月上旬徐绍執復校一過

咸豐九年正月廿七夜雨校畢 心耘

共計二万七千五百十字

小宗圖書館藏